

# 墨香天府

美文|阅读|

## 无法忘记的身影

陈亮

印象中，外公高大魁梧、英俊潇洒，家住在盐都区学富乡杨家河村，当年应该叫“盐城县学富公社”，外公任粮管所所长，在当地名望很高。

母亲姐弟七人，她是长女，还有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，他们对母亲都很尊重。母亲很早就辍学在家，不但要照顾弟妹，还得帮助外婆干农活。弟妹多，家里担子就重，母亲吃了很多苦，身体一直都很单薄。母亲是个大美女，个子高人长得漂亮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黑黝黝的头发，扎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。母亲很年轻就经人介绍嫁给了父亲。

她很能吃苦耐劳，会织毛衣，会做布鞋，会缝纫，农活、家务什么都会做，学得一手的好手艺，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个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。农村当年有个俗语：“新老大，旧老二，补补纳纳给老三”，我在家排行老三，年龄最小，按道理应该是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穿破旧补洞的衣服，然而我印象中从来没有过。无论多艰苦，母亲都会想着法子让我们穿得整整齐齐。尤其是到了春节，我算是穿得最“潮”的，崭新的方领“中山装”，脚蹬“松紧口”小布鞋。

母亲当年生大姐时，租住在父亲学校附近村民敞开的草棚里，四面是用草编帘子围成墙的“驴头屋”。母亲也因四面漏风，受了风寒，留下了支气管炎病根，长年累月引发了肺气肿，咳得厉害。就是这样，她仍坚持每天很早起床，去隔壁的厨房给我们做早餐，由于劳累，一声声的咳嗽打破宁静的清晨，像小刀一道一道划在我们的心头。

我们的“家”是随着父亲走的。每调到一所学校，我们的

“家”就搬到那里。我最早的记忆是大约在三岁左右，当时家在射中小学。学校在操场南侧分配了一间草房给父亲，我们算真的“家”了。

我们真正的家是父亲调到“楼范中学”后，父亲工资涨了一些，在外公、舅舅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下，“搞”到了计划砖和木材，楼范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给父亲“批”了个宅基地，在众多好心的村民、邻居的帮助下，新房子不到一个月就建好了。为了建这个新家，父亲和母亲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瘦了十几斤，从保存的相片里可以看出，父亲和母亲面黄肌瘦，脸颊上的颧骨高高突出，但他们的眼神闪烁有力，充满了喜悦和希望。

母亲是一个勤劳的人，也是一个细心的人，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。住进新家后，平日里喜欢在屋后的田地上，侍弄她心爱的蔬菜瓜果。我上学时，她每天早早就做好饭，然后到菜地里松土浇水。晚上我们放学回家，她已准备好饭菜在路边等着了，那个熟悉又温暖的身影，犹如一轮暖阳时刻伴随在我们的身边。

最后一次见到母亲，是那年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东南大学，我也到外地上高中。那年正月十二开学，我和哥哥都拿行李到三公里外的街上乘车。母亲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身体很虚弱，看到我们要走，却执意要送我们到屋后的马路上。我们一边走她一边拉着我的手，重复着每次送我们时都会交代的话，见到我们走远了，她仍站在风口远远地向我们张望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她沉重的咳嗽声。如今那个略显疲惫而又坚强不屈的身影，仍犹如一座丰碑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。



山水人家 汤青 摄

小小|说|看|台|

## 就地过年

贾巴尔目

开春了害怕下雨，78岁的老奶奶从房顶上把一千多斤玉米棒，一筐一筐地背到家里，准备把它脱粒出来，装在口袋里。她气喘吁吁地把最后一背玉米棒倒在客厅里，堆起了一个小山包。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就不想动了。

“孙儿，舀点水来给奶奶喝哈，奶奶不想动了。”

“我才不舀嘞，你和妈妈都说的爸爸明天就回来了，我已经数了几个明天了，爸爸还是没回来。”

可平时很听话的阿强，说他奶奶和妈妈骗了他，撅起了嘴，不听她们的使唤，还哭起了鼻子。

老奶奶一共生过三个孩子，可是老大、老二却相继撒手人寰，老公也不到五十离开了人世。她和小儿子相依为命，一直过着艰难的生活。

庚子年的春节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把本该万家团圆的日子，演绎成居家守候的日子。儿子阿拉本来春节准备回家过年的，但他又在疫情高风险区，不能回家与家人过年，只能在外留守。今年他心想疫

情好转怎么都回家过个年。他十天半月就通过邻居家的手机看看卧床不起的老婆。医生跟他说过他老婆的乳腺癌是晚期，多半活不起几个月了。而这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一个人承受着这种巨大悲痛的压力。

本来他也不想背井离乡，去太远的地方打工，可为了给老婆治病，他不得不远离家乡和亲人。虽然妻子生病住院的医药费自己只承担百分之五，但有的药需要自费，几次化疗、住院等各种开销，还是欠了几万块钱。

本想今年春节就回家看看老婆孩子，但由于疫情还没得到彻底消除，各级政府呼吁民众就地过年。为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阿拉的母亲还专门用邻居的手机跟阿拉说：“政府对我家很好，你不在家，政府请了工人，把房子给我们修了，我家也和其他邻居家一样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。政府还给我们发放低保各种补助，一个月就有一千多块钱。我们要听政府的话，帮不上什么忙就不能给政府添乱。”

开头母亲这么劝说，阿拉有些不解，还把老婆的病情说给母亲听。母亲

听了如同晴天霹雳，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。但为了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，最终母子俩依然决定让阿拉留在打工的地方就地过年。

大年三十吃饭时，阿拉又请邻居把手机拿到他家，与家人视频。母亲看见厂里就地过年的员工也不少，还正在吃着团年饭，心里很高兴。阿拉看见母亲和儿子在老婆床边吃年夜饭，还是有点高兴，但看见老婆已瘦成皮包骨，心里十分难受，可他还是忍住悲伤，面带着笑容，与家人说说笑笑。

通过视频，大家虽隔千里，却和在一起一样，端起饭碗相互祝福。就在阿拉给儿子说再见的那瞬间，他看见母亲的眼睛噙着晶莹的泪花，他也控制不住眼泪，关掉了视频。

春节后的几天，阿拉的老婆病情恶化，但家人们没通知阿拉回家。一天下午，阿拉终于回家了，走进村子，看见他家大门口高高地挂起了一根长长的布条，他突然毛骨悚然，头脑空白，丢下了所有的行李，拼命地朝家跑去。

## 故乡的火龙果

李跃平

夏日的狮子山，一株株仙人掌模样的植物映入眼帘，枝条间隐约可见紫红色的火龙果，与万里村这片山水搭配得是那样合情合理，那般天衣无缝。

自七月以来，火龙果陆续进入成熟期，万里村一寸一寸时光都被花果染透。我抬起头来凝望一眼，“水晶火龙果基地”的醒目招牌，折射出万里村明媚的侧影。那外表像一团愤怒的红色火球的火龙果，用一簇一簇的鲜艳，绽放出千百顷的微笑。

火龙果，一个颇负诗意的、水灵灵的、嫩闪闪的名字，镶嵌在万里村的万绿丛中，给人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。听基地的主人讲：火龙果是一种绿色、环保果品，其果肉嵌满了黑色的小籽，不仅味道香甜，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集水果、花蕾、蔬菜等属性于一身。听着主人的讲述，我仿佛看到那红的汁液，涂染了森林、涂染了坡地，显示着万里村的繁华和富足。

放眼望去，一片山坡上，时见果农的身影隐没其间，他们的背后，跟随着前来采摘的市民。万里村党支部的邱书记是我的同学，他陪同我们顺着蜿蜒的村道缓行，一列列整齐的火龙果树映入眼帘，有的枝头结满紫红色的果实，有的长着淡黄色的花苞，有的还是青色果实，所有的枝条都弯向根部，似乎在用方言问候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火龙果原产于热带、亚热带地区，口感好，花青素含量高，有观赏、食用、药用等优点。邱书记告诉我，基地的主人是一对夫妻，在外地的一家果园打工，他们知道火龙果很少发生病虫害，几乎不使用任何农药都可以正常生长，且收益很高，夫妻二人考虑到自己的家乡万里村还是贫困村，便萌发了回家乡种植火龙果的想法。

万里村那些灰暗的泥土上伸长的杂草，顽强而苍翠，似乎在诉说万里村人不甘落寞的心境。2015年，夫妻二人回到家乡

万里村，在政府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计划的政策帮助下，先后贷款投资200多万元，流转土地50余亩，经过土地平整，硬化生产机耕道，搭建攀爬架等前期工作后，从台湾引进红心火龙果，创建了五通桥万里村“水晶火龙果基地”。一行行整齐的火龙果，将浅波轻漾的田亩勾画成了一张漂亮的红格稿纸。

火龙果就像辣椒一样，可多次重复开花，谢花后约40天果实成熟。为了确保基地火龙果的品质，夫妻二人坚持人工除草、科学种植。听夫妻二人讲：万里村的火龙果基地规模有200亩，种有紫水晶、白水晶、红水晶、巨无霸等十多个品种，因为品种不同，果子成熟期也不同，基地里果子的采摘期可由6月中下旬持续到11月。一到火龙果摘果的时候，火龙果还未运出基地，就被前来采摘的市民抢购一空，把一个热闹的世界全部展览在眼前。

火龙果的芬芳是有重量的。在万里村，一到开花的时候，便有很多人来基地观赏，果实一成熟，就有人上门购买。亚热带的景色从未离开过我们，那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，几乎让人为之倾倒。邱书记随手摘下一颗火龙果，切开后递给我，说：“老同学，尝尝。”我咬下一口，紫红色的汁水从我的嘴角蔓延开来。夫妻二人在一旁，眼神中都透出神采，使我的心跳与大地的起伏契合了。

为了方便市民到基地采摘火龙果，夫妻二人还修建了农家乐，为市民提供可口美味的农家饭菜。我扭过头来望了一眼，林木疏朗的隐约处，我终于看到了一缕渺渺的炊烟，农耕的田野与村庄渐次擦亮我的眼帘。有这样的山水，就必须有这样的人，这是灵山秀水孕育出的杰作，这是人造的美景，是神造的自然与人造的乡村合理配置，那色彩亮丽的民居，如村民安居乐业的图腾，化着最耐读的一片田园散文。

## 寓言两则

桂剑雄

### 不要轻信传言

一只蜚蜚坐车从一座大城市返回故里，另一只蜚蜚问它：“好好的大城市你不住，跑回来干吗？”

“再不回来，我就饿死了！”返乡的蜚蜚后怕地说。

“不会吧？”它的同伴摇摇头说，“我听说那座大城市非常富有，要不然人们为什么都趋之若鹜往那儿跑呢？”

“人都喜欢跟风，千万不要轻信传言！”那只从城里回来的蜚蜚说，

“那个鬼地方，不仅见不到牛、马、羊，连狗拉一点屎也会被主人当成宝贝用报纸接住带走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那座城市简直就是个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！”

不要羡慕别人，适合自己的，才是最好的。

### 两只母鸡的启示

某户人家养了两只母鸡，一只爱叫，一只不爱叫。

地上有一些白米，爱叫的母鸡见了，欢喜得大叫起来。结果，米大

半都被不爱叫的母鸡吃了。

爱叫的母鸡下完蛋，总会“个个大”“个个大”地高声张扬，主人听见了，通常会抓一把白米奖赏它。不爱叫的母鸡下完蛋后，虽然偶尔也会叫几声“个个大”，但大多数时候它都会选择悄悄走开。相比之下，它下完蛋后得到的白米奖赏，通常也会少很多。

闷鸡子啄白米，沉默是金，这话固然很对；但下完蛋后会宣传的母鸡有米吃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可见，把握好说话的时机，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。



嘴到嘴来

周文静 摄